

柳宗元《非國語》評注



柳宗元《非國語》評注

湖南省法家著作注释研究班
柳宗元《非國語》评注组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二月

柳宗元《非国语》评注

湖南省法家著作注释研究室
柳宗元《非国语》评注组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7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109·19 定价：0.65元

642686/08

前 言

《非国语》是我国唐代中期著名法家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期间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非者，批判也。非《国语》，就是对《国语》所宣扬的儒家反动思想进行批判。

柳宗元为什么选择《国语》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国语》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是记载春秋时期社会政治情况的一部史书。作者站在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大肆宣扬“天人相与”的反动思想，狂热鼓吹“克己复礼”的倒退路线。它囊括了儒家“六经”中的主要论点，所以，唐代的孔孟之徒把它“至比六经”。柳宗元从这部书中重点地选出六十七则进行批判，实际上是对儒家反动思想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这是永贞革新派在理论战线上坚持斗争的可贵成果。

“永贞革新”是唐代中期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对保守派的一次短兵相接的斗争。当时，藩镇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贵族、官僚、大地主与宦官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把持军政大权，巧取豪夺，横征暴敛，造成唐王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混乱局面。这样，既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也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分化，形成了革新与保守两派的尖锐对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柳宗元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王叔文执政之后，于永贞元年（公元八〇

五年)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矛头直指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打击,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若干意愿,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但是,这次革新运动,只是为了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并不触动封建制度本身,当然不可能动员广大农民群众一道进行斗争,也不可能把保守势力从中央政权机构中清除出去,加之革新派未能把宦官、藩镇长期掌握的兵权夺过来,因此,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失败了。

保守势力重新上台后,立刻组织反攻倒算。一方面,他们残酷镇压革新派,杀害了王叔文,逼死了王伾,贬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另一方面,他们高唱孔孟的复辟经,麻痹和欺骗群众,妄图从思想领域里进一步围剿革新派,清除革新的思想影响。而《国语》这部“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的“诬史”,正适应了他们这种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成为他们用来搞复古倒退,反对革新的思想武器。为了坚持和捍卫革新主张,回击保守势力的疯狂挑战,柳宗元抱定“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的决心,不顾“身编夷人,名列囚籍”的恶劣处境,“勇不自制”,愤然振笔,写了《非国语》,通过对《国语》的批判,把愤怒的子弹射向保守势力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儒家哲学思想和礼治路线。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华及其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反潮流精神,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

儒家的“天命论”,是宗教神学在理论上的虚妄概括。它把“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借以说明反动统治的合理性。左丘明在《国语》中,就是把西周的灭亡,归之于“褒神之流祸”(《褒神》);说

什么晋悼公具有十一种“美德”，当上国君是“天地所祚”（《晋孙周》）；而对宋人杀死昭公的进步行动，则诬为“反天地”，叫嚷要“替天修罚”，对宋人要实行残酷的镇压（《伐宋》）。类似这样的邪说谬论，如一根黑线，贯串全书。

中唐时期，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为了维护他们反动而又虚弱的封建统治，更加乞灵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儒法两家围绕“天命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的韩愈，拚命鼓吹“天能赏功罚祸”的奇谈怪论。他胡说什么人们只能做“天”的奴隶，不能违背“天”的“意志”，否则就要受到“天”的惩罚；他甚至把人们“垦原田，伐山木”，“疏川浚、沟洫、陂地”等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活动，说成是对天地的“祸害”，必将遭殃；他气势汹汹地责问柳宗元：“你知道关于天的道理吗？我来讲给你听听。”并诬蔑革新派搞改革是“干天位”，其所以失败受贬，就是由于违背了“天”的“意志”，罪有应得。很明显，韩愈这些以“天命论”为核心的胡言乱语，是直接为镇压革新派，实行复辟倒退路线制造理论根据的。

针对《国语》的唯心论谎言和韩愈之流对革新派的恶毒攻击，柳宗元在《非国语》中，以大半的篇幅，从各个侧面反复批驳了“天命论”。他联系实际，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天”是毫无意志的自然界，并不能预示人间的吉凶祸福。指出天地、阴阳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山崩地裂，水斗川竭，不过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力图从自然界本身探讨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连用“自动自休，自峙自流”和“自斗自竭，自崩自缺”等八个“自”字，说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在运动着，与国家的治乱毫无关系（《三川震》）；他

又提出了“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料民》）和“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神降于莘》）的著名论断，反复强调国家的兴亡，政治的好坏，事情的成败，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神”，而取决于人。他认为治国安民“宜以道，不以诬”。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和革新派的政治主张；所说的“诬”，就是《国语》中连篇累牍的“神怪愚诬之说”。他进一步着重指出：“天命论”不过是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用以“驱陋民”，愚弄和奴役老百姓的欺骗手段而已，他们自己倒并不“恒用而征信”的。这就一针见血地把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天命论”的老底揭穿了。柳宗元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变成了对儒家喉舌韩愈之流的无情鞭挞。

在认识论的领域里，《国语》还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胡诌什么“圣人”是“天”授之“才”，是“生而知之”、“无所不知”的“天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由此“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非国语》在批判“天命论”的同时，对这种反动的“天才论”也进行了抨击。在《鬻羊》和《骨节专车 楛矢》两文中，柳宗元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手法，对左丘明为了使人相信孔丘是“天生圣人”而编造的一套所谓孔丘能辨识鬻羊、大骨、石罍等物怪的鬼话，作了深刻的揭露，尖锐地指出孔丘根本不可能“穷物怪之形”，并不是什么“无所不知”的“天生圣人”，辛辣地嘲笑了《国语》宣扬“天才论”的丑恶行径，表现了柳宗元反孔非圣的斗争精神。

《国语》在思想上宣扬儒家的“天命论”和“天才论”，在政治上则贩卖儒家“礼治”的黑货，为维护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大造反动舆论。唐代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所推

行的分裂倒退路线，正是和它一脉相承的。柳宗元在《非国语》的许多篇章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此进行了批判。春秋时期，齐桓公倡建诸侯联盟，成为第一个霸主。这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行动，具有进步意义。左丘明却肆意进行攻击，把它说成是用“轻币”、“重礼”收买诸侯的结果。与此相反，柳宗元则认为齐桓公做得对，并非“悉国之货以利交天下”（《轻币》）。他肯定齐桓公的霸业，实际上就是对分封制的否定。在用人的问题上，他主张应以“材”不以“姓”（《命官》），反对“任人唯亲”；对晋公子扬干扰乱部队行列却杀了无辜的仆人，他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应该“罪在公子”（《戮仆》）；他还极力批驳所谓“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彰”的世袭观念，并明确宣布：“凡言盛之及后世者皆勿取”（《祝融》）。这些都有力地抨击了贵族世袭特权。他一再斥责申生（《公子申生》）、伍员（《伍员》）、荀息（《荀息》）等人的愚忠愚孝，既揭露了奴隶制宗法等级制度的反动性，又揭露了儒家所谓“伦理纲常”的虚伪性。特别在《荀息》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春秋》把自杀的荀息和被杀的孔父、仇牧，硬联在一起，用同样的言词加以记载，不过是借他们作“范例”，“以激不能死者”更好地为奴隶主贵族卖命而已，并用“隐忍”二字，进一步戳穿了孔丘作《春秋》的险恶用心。

柳宗元的《非国语》，和他的《封建论》、《天对》、《天说》、《贞符》、《六逆论》等著作一样，鲜明地体现了反天命的哲学思想和反礼治的政治思想。这是他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实践和被贬以后接触社会下层，开拓了政治思想视野的结果，是唐代中期儒法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柳宗元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他所坚持的法家路线和革新主张，不过

是为了改革弊政，以缓和当时社会上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他对“天命论”的批判，虽然显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但他只强调个人的作用，看不到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甚至把劳动群众错误地称为“陋民”。这说明他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的。在揭露和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他往往只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因而缺乏一定的深度，特别是有些论述前后矛盾，显露了批儒的不彻底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反天命，另一方面又说什么祭祀可以“佐教”、“昭孝”；一方面指出卜、筮等迷信活动，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用以“驱陋民”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东西“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即多少还有一点好处。这样，他把“天命”、“鬼神”之类从大门赶了出去，却又让它从窗口爬了进来。所有这样的糟粕，表明柳宗元未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偏见，我们必须予以剔除。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国语》承袭孔老二的衣钵，通过叙述史事的手法，兜售神学唯心主义，鼓吹复古倒退路线。柳宗元批判《国语》，在一定程度上打中了那些顽固保守势力的要害。他们出于反动的本性，对此恨得要命，于是猖狂吠叫，攻击《非国语》是“异端邪说”，咒骂柳宗元是“小人之尤无忌惮者”。中唐以后直至近代的千余年间，一些舞文弄墨的反动儒生，还连续炮制出多种所谓《非〈非国语〉》之类的东西，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妄图翻历史的旧案。这些泛起的沉滓，虽然最终都被历史前进的巨浪所吞噬，但是，这个历史现象说明：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仅当时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们当中有着不同的反映，而且反映这一政治变革的思想斗争所延续的时间，往往要比这一政

治变革本身长久得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作为一种“意识形式”而存在的孔孟之道，决不会象“人在生理上是要自然‘死亡’的”那样而自然消失；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它就必然会继续散发毒气，危害人们。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孔孟之道也就必然有它的一定市场。特别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从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他们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其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孔孟之道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必须同整个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进行。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必将长时期地继续下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这也是必然的。历史前进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住，它总是以豪迈的步伐，踢开一切绊脚石，走着自己向前发展的道路。

“斗争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特别要深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

作斗争的整个过程中，要继续批判孔孟之道，继续评论《水浒》，加强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二月

目 录

《非国语》序·····	1
灭 密·····	3
不 藉·····	7
三川震·····	12
料 民·····	20
神降于莘·····	26
聘 鲁·····	32
叔孙侨如·····	36
邾 至·····	40
柯陵之会·····	46
晋孙周·····	52
谷洛斗·····	57
大 钱·····	60
无 射·····	64
律·····	70
城成周〔附：吕温《古东周城铭》〕·····	77

问 战	83
跻僖公	98
莒 仆	90
仲孙它	93
黉 羊	95
骨节专车 楷矢	97
轻 币	101
卜	105
郭 偃	108
公子申生	110
狐 突	112
虢 梦	116
童 谣	119
宰周公	121
荀 息〔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节选）〕	125
狐 偃	133
與人誦	138
葬恭世子	141
杀里克	144
获晋侯	147
庆 郑	152
乞食于野人	154
怀 嬴	157
筮	159

董 因	162
命 官	164
仓 葛	167
观 状	170
救 饥	173
赵宣子	177
伐 宋	180
钜 魔	183
祈 死	186
长鱼矫	188
戮 仆	191
叔鱼生	193
逐栾盈	195
新 声	198
射 鸮	200
赵文子	203
医 和	206
黄 熊	209
韩宣子忧贫	211
围 鼓	214
具 敖	217
董安于	220
祝 融	223
褒 神	228

嗜 芰·····	232
祀·····	235
左史倚相·····	237
伍 员·····	240
《非国语》后记·····	242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245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52
后记·····	259

《非国语》序

左氏《国语》^①，其文深闳杰异^②，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③。而其说多诬淫^④，不概于圣^⑤。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⑥，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

①左氏《国语》：左氏指左丘明，一般认为他是《国语》一书的作者。《国语》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史书，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的历史事迹，其中主要是奴隶主贵族有关政治方面的言论。书中充塞大量的天命、鬼神、崇礼、正名等唯心的反动思想，体现儒家“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历来为儒家所推崇。柳宗元写的《非国语》，就是对《国语》进行系统的批判。

②闳(hóng宏)：博大。杰：特出。深闳杰异：深奥广博，独特奇异。

③耽(dān单)嗜：溺爱。不已：不止。这句话表明《国语》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推崇，流毒甚广。

④诬淫：荒诞邪僻。

⑤概：本是量谷物时荡平斗斛的器具，引申有平、齐的意思。不概于圣，即不合于圣人之道。

⑥溺(nì逆)：溺爱，爱得入迷。沦：丧失。沦于是非：分不清是非。

道^①。本诸理，作《非国语》^②。

【译 文】

左丘明写的《国语》，内容深广，文词新奇，本来一直为世人所溺爱。但它的论述大都荒唐邪僻，不合于圣人之道。我担心世上的读书人沉溺于它的文采，而丧失是非的标准，因而不能遵循切合实际、至当不移的原则，达到尧舜之道那样的高度。根据这个道理，我写了《非国语》这部书。

①中庸：这里所说的“中庸”，同柳宗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大中”、“中道”、“大中之道”是一个概念，指的是切合实际、至当不移的道理和原则。柳宗元往往用它来概括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法治思想，跟儒家反对社会变革、妄图复辟倒退的“中庸之道”是对立的。尧舜之道：尧、舜是我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儒家把他们描绘成古代的“圣君”，借以推行“法先王”的复古倒退路线。柳宗元等法家则把他们描写成为符合自己理想的先驱人物，用以传播自己的法治思想。

②本：根据。 诸：“之于”两个字的合音。